

生/活/随/笔

侯老幺从山里来



李晓

今年春节,侯老幺没回老家的侯家院子去。侯家院子,已经从地球上抹去了物理上的痕迹。去年,侯家院子那个村庄,因为地质勘测有泥石流、岩崩之类的灾害,整村迁移了。侯老幺跟我描述过那个悬崖边村子的险要——他说,猴子也可能在那里摔死。

这可是剃去了侯老幺心头的一块肉。侯家院子,连接着侯老幺生命的脐带,那是他生命的血地。

侯老幺,在家中排行老幺,他告诉我,老家亲友们大多已在县城安了家。春节期间,侯老幺与家人回了一趟县城,他和在北京做影视导演的女儿在江边坐了一会儿,面对群山苍茫,父女俩陷入了沉默。“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唐朝诗人元稹咏叹的那个地方,就是侯老幺所在的老家县城。

侯老幺这个来自巫山的土著农民,从侯家院子来到而今这座城里栖息已30多年了。他至今还操着浓重的巫山口音,脑袋上顶着的头发全白。去年,拔了牙的侯老幺还换了新牙,可以自信满满地啃牛骨头了。

当年,群山夹击中的巫山县城,大江湍急,从峡口急迫地猛冲出去。在那里生活久了,会感到心里很憋屈,云层总是很厚很低,一眼望上去,锅盖一样笼罩着这个县城。高峡出平湖,云蒸霞蔚中的巫山城,被江水抬高重新生长。而今一到秋天,满山红叶在雾气腾腾的浸润中燃起,呈燎原之势,如布置好的巨大喜气洞房,巫山被打造成中国恋城。

做记者的侯老幺曾经回忆,一个少年端午那天来到巫山县城江边看划龙舟,人山人海,一个穿皮鞋的县城男人踩住了少年的脚,少年一直忍住疼痛,实在忍不住了,才从那人的

皮鞋中挪出了脚,“哎哟”一声叫了出来。那男人鼻孔里哼了一声,叫啥子叫。这是一个穿草鞋的乡村少年的怯懦、自卑。这个少年,就是侯老幺。

一个人的一生,差不多都是被童年的气息所覆盖。侯老幺50多岁了,尽管他正气十足目光炯炯,在他心里,似乎还潜伏着一点自卑气息。这种自卑,成了他面对人世的谦卑。

有时觉得侯老幺这个人,骨子里还是某些山里农民的性格、作派,他厚道、憨实,还暗藏着一点农民的狡黠与戒备,很多风光的场合不见他出现,从不赶热闹。他也总是和来自乡里的那些农人打成一片,发自肺腑地称兄道弟。他去乡下采访,屁股一歪,就很随意地坐在泥地里田埂边,把自己融入到尘土和尘埃里去。我见过他采访一些人,聊着聊着,被采访的那人就把自己身世心事全托付给老幺了。老幺说,采访人不需仰视,也无需俯视,是平视,是打量,是尊重,然后等那人整个都托付给你。其实这就是侯老幺的本事,与人来往,真诚,体贴,理解。

十多年前,侯老幺出过一本书,就叫《自留地》,大多是他的新闻作品与幕后叙事。他就一直匍匐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完成着自己的丰衣足食。在他一颗跳动着的热烈之心下,正如火焰是热烈的,可光芒却是孤独的,这些新闻背后形成的文字,其实暗藏着 he 理性构建下的长久思索。侯老幺这个记者是如何炼成的:他从第一篇稚气的新闻作品,到力透纸背的书写,从一个稚气未尽的青年侯老幺,到对中年侯老幺的时光锻造,一路走来,也是他精神上的成长发育史。

最典型的,是他的故乡下庄,山民们最初在悬崖边用血糊糊的双手抠出了一条挑战生命极限的公路,侯老幺闻讯而去

做了采访,不如说是进入了撞击灵魂的现场。后来,他蘸着血泪写就的一组关于下庄的系列报道,也改变了下庄山民的命运。在下庄,村民们待侯老幺为“恩人”。这令侯老幺愧疚不安,他说,我何德何能啊。26年里,侯老幺往返下庄70多次,而今他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结晶成了20多万文字。

在侯老幺的人生路上,始终充满激情、热情,这是潜伏在他身体和魂魄里最大的DNA。我有时多疑,这真是他一贯的状态吗?

通过我无意之中的观察,发现侯老幺也有打落了牙齿独自吞咽到肚子里去的时候。不过,他在人前出现的,总是笑脸,是大声叫,欢喜喊:喝酒喝酒!男人嘛,肚子里得有自己的度量,胸腔里得有自己的格局。

侯老幺在他自己的人生里,完成自己对自己的过滤,自己对自己的救赎,哪怕是实在撑不下去了,他就自己给自己“磕”一个头,瞬间又山清水秀柳暗花明了。

这些年来,我也感谢侯老幺不厌其烦的盛情相邀,让我多次撑开肚皮吃了他家乡的三大坨:苞谷、红苕、洋芋。在时间这个漫长的胃里,最不能让侯老幺忘却的,还是老家的山里食物。

侯老幺从山里来,总觉得他身上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山风雨露、松木草丛气息,甚是治愈我这个在城市里轻度抑郁的人。

(作者单位:重庆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文/艺/评/论

唱响乡村奋斗之歌

——读张光勇《破茧》有感



陈菲

《破茧》终成蝶,去年底公开出版了。全书共60个章节,37万字,是张光勇先生利用周末及节假日创作完成的。读这部小说,总能唤起作为基层干部的我们内心的情感共鸣,让我们在诗意的文字中汲取力量。

《破茧》是一部以乡村题材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者敏锐地抓住了乡村振兴给广大农村带来的伟大变革,从一位“三农”工作参与者的独特视角出发,运用文学手法讲述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人和事。在小说中,作者借王越生的口将作者对“三农”工作的见解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小说中的长寿区云台镇拱桥村,既是全国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也是绘就乡村振兴蓝图的重要一笔。作者将自己扎根基层二十四年的亲身经历和积累的生活智慧投注在这一真实地名中,并进行故事重构,既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又凝萃时代风貌,折射理想光辉,让读者仿佛置身于五华山如火如荼的创业过程中,目睹乡村巨变。

小说情节既在情理之中又有意外之喜,扣人心弦。作者善于运用伏笔、铺垫、反转等手法,让故事情节跌宕

起伏,紧凑有力。层层铺垫,处处伏笔,环环相扣,勾起读者的好奇心。重点塑造了以王越生和林雨娇为代表的农村新一代奋斗者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坚守信仰、乐观向善、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共性,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体现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长于文,寿于和,崇德向善,人人利他,人人成长,人人长寿”的长寿人文精神。

他们又有不同的个性,王越生粗犷而坚韧,罗小梅温柔中带着坚强,林雨娇干练中偶有脆弱,邱国文粗中有细……

小说语言诗意灵动又饱含哲理:林雨娇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青春是我们奋斗资本,趁着我们年轻,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坐标……让它更加绚丽多彩”。王越生回顾两年的军旅生涯时的感慨,“经历得多,生命有长度;经历得广,生命有厚度;经历过挫折的考验,生命有亮度”。

窗外,红梅满枝头,让我们迎着春日暖阳,与书共舞,唱响奋斗之歌!

(作者系长寿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心/香/一/瓣

活出舒适感



向铁生

生于尔尔,活于尔尔。身处其中,机缘牵绊着整个人生,因果由此而生。人生的每一程,际遇各不相同,结果却早已注定。

时光流转处,岁月不负韶华。一生一世一浮华,半生风雨半生伤。一日一月一山水,半梦半醒半浮生。

人生中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美好的,怀着一颗平常心,用顺其自然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万事尽心尽力,而后顺其自然。日子简单,生活从容,清澈明朗,始终如一。

二月,不问时光深几许,安然浅笑迎春风。人生,有许多值得停顿的瞬间,走得急了就要缓一缓,见过眼前的花开,才能有气奔赴星辰大海。

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生活中一直不乏美好,你要用心的去感受它。

喜欢的东西变了,那心态一定是罪魁祸首。

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一半是诗和远方,也许极尽琐碎,却依然有我们需要的美好和温暖。

你看,一年有四季,一日有晨昏。春暖、夏热、秋燥、冬寒。大自然也在四季轮回中,承受风吹雨打、酷暑寒冬。草木也要一岁一枯荣。何况人呢,何况人生呢。

明天和意外,已经成为每个人的命题。选择权不完全在自己的手里。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心中还要有诗和远方。

我以为,最美的日子,当是晨起侍花,闲来煮茶,阳光下打盹,细雨中漫步,夜灯下读书,在这清浅时光里,一手烟火一手诗意,任窗外花开花落,云来云往,自是余味无尽,万般惬意。

时光,滴滴答答。等待,漫漫长长。看春风十里,笑桃花枝头。瞬间,眼眶便湿润了风景。不如寂寂,不如不语。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办公厅)

诗/绪/纷/飞

致春天(外一首)



谭岷江

春天,阳光俯身,大地盎然
天空蔚蓝,像雪山溪流般澄净
那么多鲜花刚睁开眼睛,在人间盛开
沉硬的冰面消融,绽开盈盈的笑容
微风吹拂,万物并不忧伤
教化我们从此收敛心事,学会沉默着快乐
被生活中的琐事,吹出月牙般迷人的涟漪
新鲜的几枚树叶
被一群衰老的叶子拥抱着
我们开始怜爱地,看着所有奔跑的孩子
祝福他们,爱护他们
我们这样一簇渐趋黯淡的晚花
又被春天劝上了戏台
重新在十八岁那年,开放了一季

想象

给父亲烧纸的时候
我祈祷着,愿他在异域快乐幸福
天空清澈,阳光明朗,大地盎然
它们给予我辽阔的想象
想象父亲也在另一个世界
虔诚地,给我们祈祷
祈祷我们健康平安
所遇皆良人,远远绕行恶徒与险路
所事皆善事,爱心终会蔓延成暖光
我们互相祈祷着
就像父亲活着时,我们安静地对话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观816工程遗址有感

(外一首)

钟诚

青山掩洞藏奇迹,乌水^①吟歌颂煌煌。
新客惠游惊与喜,老兵还顾慨而慷。
排风塔直飞云壑,反应堆深闭剑铓。
密解工程扬四海,功谋永续谱华章。
注:①乌水,指乌江

游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清江蓄海藏名迹,白鹤寻梁忆古贤。
骚客云游豪笔醉,石鱼出水兆丰年。
(作者单位:潼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